

凡人家用之物，靡不畢具。……月之逢七、八日，聚於西城土壩廟、護國寺；逢九、十日，聚於東四牌樓隆福寺。珠玉雲屯，錦繡山積，華衣麗服，修短隨人合度，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睹者。……又方朔金臺游學草詠護國寺隆福寺的廟市詩，有「北貨重，南貨輕，方分道，路持權衡。前院鼓，後院鈺，一開便窺何其神。鉦鼓聲中百戲進，難擲大眾如狂興」之句。……簡直把廟市寫成一個合組的展覽會和遊藝會了。遊藝之加入市集，唐時實已早行。太平廣記卷四十三引廣古今五行記：「漢陽郡有續生者，莫知其來。……人遺財帛，轉施貧窮。每四月八日，市場戲處，皆有續生。郡人張孝恭不信，自在戲場對一續生，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。奴子來報，場場悉有。以此異之。」可知當時市場中已有遊藝參加，而且同時多處表演，不只一場。此外，更有爲紀念重要建築物的落成而舉辦的展覽會。唐天寶間，長安廣運潭落成，當時韋堅做陝郡太守，廣羅各地商品，供衆觀覽。舊唐書韋堅傳：「堅預於東京，汴，宋，取小斛底船三百隻，置於潭側。其船皆署牌表之。若廣陵郡船，卽於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銅鏡銅器海味。……其陳列方法頗具條理，而高於匠心，差可與現代的展覽會媲美。另一方式，寓宣傳於遊藝之中。直到現在，如賣野藥的表演武技，賣梨膏糖的表演歌唱，仍盛行於各地。一歲貨豐註云：「有人賣葷，則舉一陣老鸛打架，先叫早，後爭窩，未幾羣鴉對談，嬉笑怒罵中有解和意，無不笑者。」亦屬於此例。陳遺痕京華夢錄：「明季都門燈市甚盛，流寇亂後，此舉乃罷；然流風所及，餘韻未泯。終清之世，每屆新正十三上燈，十八落燈，民間猶以之點綴元宵節景也。」

## 張謇的思想及其事業

彭澤益

122121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張謇是我們所熟知的一位大實業家。他對於中國產業的發展，貢獻了不少的勞績。他的思想和事業如何，這是我們所要說明的事。

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十四號 張謇的思想及其事業

……非不炫奇，終兼味同嚼臘。今惟大欄欄之瑞妹祥，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，尙有絹燈數百盞，應時而懸，任人品評。其製作絕精，綵畫又多出名人手筆。西廂三國水滸紅樓之類，摹繪全發事實，栩栩如生。是原無愧爲美術者歟？……北平商界至今仍於燈市懸燈應景，亦不失爲宣傳於遊藝之意，與近世所稱 institutional advertisement 亦復相近。

如上市所記，絹燈綵畫多出名人手筆，此固由於美術作品不厭求精，但亦含有借重名家自增身價的意味。書法爲我國特具價值的藝術。市招書法，如藝舟雙楫所記，竟亦入品。其文曰：「又在都下前門西豬市口堆子前路北，見火燠店櫃上之招牌兩塊，有「只此一家言無二價」八字，字徑七寸，墨書白粉板，板裂如蛇附。其書優入妙品。詢之，不得其名。」按著名書家，經包氏評定列入妙品者，僅鄧石如、劉墉、姚鼐三人而已。這一位無名氏的市招字作家，竟能與鄧、劉、姚三氏同品，真是藝林佳話。到了現代，商店招牌字多由名人……無論以書法名或以他事名……署名，但多非其人手筆，卻不能和前代習俗並論了。還有一段頗饒興趣的掌故：羅大經鶴林玉露，「朱文公有足疾，嘗有道人爲施針灸之術，旋覺輕安，公大喜，厚謝之，且贈以詩云：「幾載相扶藉瘦筇，一針還覺有奇功。出門放杖兒童笑，不是從前勃窣翁。」道人得詩逕去。未數日，足疾大作，甚於未針時，亟令人請添道人，已莫知所往矣。公歎息曰：「某非欲罪之，但欲追索其詩，恐其持此誤他人爾。」利用名人推薦是一種商業宣傳中的微妙技術，不料早在宋朝已有先例。」

張謇字季直，亦作季子，號謇翁，晚年自號謇翁，江蘇南通人。他生於清季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，卒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七日，享年七十四歲（一八五三——一九二六）。他一生事業的開展，是中年

122122 以後的事。早在四十二歲以前，他和當時的一般讀書人一樣，熱烈地追求過科舉功名，之後替人家做過幕客。在四十三歲以後，他才開始努力與辦各種經濟事業。他這個人的志趣很高，事業心也很旺，他認為做政府的官，不一定可以做事，倒不如回到田野，可以有一點實事。他的哲學，卻和現代一般人的興趣相反，現在的人多半是想做大官，不想做大事業。甚至有人認為要做大事，非做大官不可。其實做了大官，不一定能辦一番事業；能辦一番大事的，也不一定是做大官的。所以，孫中山先生就勸青年人不要立志做大官，而要立志做大事。在張謇的意思，以為一個人在社會上，「總要有一件基本的技藝或職業，做官完全是在唱戲的玩票，不能拿它當行業，更不能靠它發財，做生意經。」(註一)他不只是這樣勸人，並且力行實踐，以身作則。他曾經很堅決地表示他的志趣：「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，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，此謇之素志也。」(註二)雖然他曾經一度就任農商總長等職，從他事先表示，和事後所見，不過為其完成事業的一種經過而已。(註三)

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戰後，中國國勢日益不振，帝國主義的侵凌更是咄咄逼人。當時有識之士起而倡導改革變法，康有為、梁啟超一般人的努力，主要的目標僅及於政治的改良，真是在經濟上拒抗帝國主義，對國民經濟作拯救企圖的，恐怕要算是張謇了。他努力從事各種建設事業，就是想對當時半殖民地中國萎縮的經濟給以自力更生的健康的苗長。他曾經說：「張謇農家而寒士也。自少不喜見富貴人，即有聲望之要人，亦不輕見，見必不為屈下。蓋自恃無往而不得其貧賤一語，而以讀書勵取科名，守父母之命為職志。年三四十以後，即憤中國之不振，四十後中東事已，益憤，而歎國人之無常識也。由教育之不革新，政府謀新矣而不當，欲自為之而無力，反覆推究，當自興實業始。」(註四)個人的操守如此，民族意識因之鮮明強烈，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理。

五)

一八九五年(光緒二十一年)手創通州大生紗廠。  
一八九六年(光緒三十二年)倡組農會、商會。  
一八九八年(光緒二十四年)總理兩江商務局、商會。  
一九〇〇年(光緒二十六年)創辦江浙漁業公司。  
一九〇四年(光緒三十年)創辦江浙漁業公司，上海大連外江輪步公司，天生港輪步內河輪船公司，並草擬通鹽法議。  
一九〇五年(光緒三十一年)任江蘇學會會長，因公共植物園管博物苑。

一八九〇六年(光緒三十二年)設資生鐵廠，議設預備立憲公會。  
一九〇七年(光緒三十三年)發表議辦導淮公司綱要，並創立崇明大生第二紗廠。

一九一〇年(宣統二年)設立南洋勸業會，勸業研究所，全國農業聯合會，命江謙編海關進出口貨價比較表，發表通告各省有鹽法案。  
一九一二年(宣統三年)任兩淮鹽政總理，及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長。

一九一二年(民國元年)發表改革全國鹽政計劃書。  
一九一三年(民國二年)任工商農林部長，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，任全國水利總裁，發表重申改革全國鹽政計劃宣言書。  
一九一八年(民國七年)任華成鹽業公司總理，任全國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會長。

一九一九年(民國八年)創辦海門大生第三紗廠，及淮海實業銀行。

一九二〇年(民國九年)任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，發表江北連河施工計劃書，及兩淮串場大河施工計劃書。

一九二二年(民國十一年)設立紡織鹽業總管理處，任江蘇新運



此外有關發展實業的教育事業，他也不遺餘力的提倡：如一九〇三年（光緒二十九年）創辦通州師範學校，是為中國有師範學校之始。一九〇四年（光緒三十年）創辦常樂張徐女學。一九〇五年（光緒三十一年）創辦第一實業小學。一九〇六年（光緒三十二年）創辦復旦學院。一九一二年（民國元年）創辦盲啞學校。一九一三年（民國二年）創辦第二實業小學，和女子師範學校。一九一四年（民國三年）創辦聚牧鄉初高小學校，南通大學農、醫、紡織三科，並設立河海工程專門學校。一九一七年（民國六年）創設商業中學。一九一九年（民國八年）設立師範附小新校。創辦這些學校的目的，一在培養並發展實業的人才和技藝，以圖鞏固壯大其基礎；再則為適應所辦實業的需要，以謀增進與保障職工之福利。

就他的教育思想而論，他是比較注重科學技術教育的發展。一九〇三年夏天，他到日本參觀博覽會，感覺中國留學的風氣，重文法而輕農工，很是慨嘆：「中國留學外洋者，多喜就政治法律，二者之成效近官，而其從事也空言而易為力；若農工實業皆有實習，皆須致力理化，而收效之榮不遠仕宦，國家又無以鼓舞之，宜其舍此而趨彼也。」（註七）由此可見他倡辦實業不祇是著意於生意經，打算盤，還能注意到科學與工業的聯繫，和有關發展實業的科學教育的提倡。他常說：「一個入辦一縣事，要有一省的眼光；辦一省事，要有一國的眼光；辦一國事，要有世界的眼光。」（註七）他的眼光遠大，於此亦可窺見一斑。

張謇從事於實業經濟的建設，在其一生中將近有三十餘年的歲月。他努力的主要任務，可以說是提倡中國工業化運動。

他提倡「棉鐵政策」，認為基本農商在此二事，國家富強，更在此二事。用現代術語說，棉是指棉紡織業，係意味着輕工業；鐵是指鋼鐵業，係意味着重工業。換句話說，他的努力是謀中國輕重工業建設的發展。

自一八四〇年以後，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，外洋生產商品，亦

隨着以排山倒海之勢湧進，如機紡紗即由英國及歐陸諸國輸入，而中國原有手紡紗的銷場，乃大受打擊。根據可考的統計，在一八六七年（同治六年）中國之棉紗線輸入量為三萬三千五百零七擔。至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五年）竟增至二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四擔。三十年間其數量增加八十二倍之鉅，實足驚人。（註八）張謇在甲午中日戰後，即深深憂慮着外貨進口數目日益增加，並用中國原料製成各式商品，仍銷售中國市場，因此中國漏卮日大，國民經濟貧困愈甚。他當時就設法到海關搜集了歷年的海關貿易冊，命江謙分類製成統計，見到種種實際情形，他的棉鐵救國主張，益加堅定。我們知道，他手創的通州大生紗廠，即於此時開辦。但考究其政治經濟的背景，原來由於中日訂立馬關和約之際，約中規定日人在中國通商口岸有設立工廠的權利，因此其他外人援最惠國待遇之例，在上海相繼設立之紗廠，為數頗多。不過日人為首先獲得在中國境內設立工廠的權利，但其時日人在華並未設立工廠，僅採用收買華商紗廠的政策。此後外人在上海設立紗廠，年有數起，而華商紗廠也不只上海一處有增，內地新設立者亦復不少。當時棉紡織業之所以如此勃興，應歸因於馬關和約。（註九）通州大生紗廠開辦後十二年又設立崇明第二紗廠，十二年後繼設海門大生第三紗廠。這些紗廠的規模都很宏大，在中國幼稚的紡織工業中確具有相當的勢力。

張謇一生最大的努力是棉紡織業。他曾提出一個擴充改良植棉地的計劃。他根據海關貿易冊的統計，指出每年外洋商品進口以棉織物為最多。為了要挽回這筆漏卮，必先獎勵紡織，務使國內紡織機可以增加生產，每年須產紡紗六十萬箱，織布一千五百萬疋。因之用棉數量勢必隨着增加。據他的估計，以前數為基準，必須用棉四百萬擔，新植棉地亦須推廣至四千萬畝，乃可濟事。尤值歐戰之後，中外棉紡織業一般的缺乏原料，而又感覺價格過高，因之供求不能相應，他便想到供給原料的問題，乃統計世界各國棉業紗錠產量的情況，結果就非設法推廣植棉的舉措不可。尤其產業落後的中國，更須注意及此。

於是寫成了一篇「商榷世界實業宜供求統計、中國實業宜應供求之趨勢」，(註一)發表他這個計劃。

至於鋼鐵方面，他認為是重工業之基礎，且為其發展所必需，主張應收歸國有，由政府經營。他說：「我國地大物博，號稱天府。新礦業條例，惟食鹽、煤油二種定為國有；其他各礦，在國家方力持開放主義，原無與民爭利之心，然如鐵如鉛，不特為輪軌機械之所必需，亦實為鎗砲彈藥之原料，而採煉費鉅，聽民自為，動多流弊，似宜濟以官力，免蹈漢冶萍覆轍。」(註二)據實際的調查，他以為大冶之鐵，算最豐富，然有漢陽鐵廠，萍鄉的煤，以為索制，經營失宜，耗資甚鉅，能否改為官辦，或官辦能否挽救，尚無把握。至於澤潞的鐵，礦層頗嫌薄弱，恐不足供國家之用。永平的礦，有開礦公司的關係，也不易着手。大概最有希望的，則在安徽、江蘇、河南三處而已。安徽控長江之中堅，產鐵之區，又非軍事上必爭之地，如當塗、繁昌、銅陵、天長諸縣之礦，相距頗近，交通亦便。在他的意思，最好先將此處礦業，定為國有，將來如有成效，則江蘇、河南之礦，亦可連類而及。至於礦量最豐饒之處，可就地設一鑄煉生鐵之廠，礦量稍遜之處，則可就近聯合數處而設一廠。其煉鋼廠擬設兩處，以銷納各生鐵廠所出之生鐵。就性質而言：第一煉鋼廠，專供軍用。他主張須擇地勢稍偏，戰時可期安全之處，即使交通或稍不便，亦在所不計。第二煉鋼廠，專煉商品，務求運輸便捷，期有贏利。(註三)

張謇的工業政策——棉鐵政策，從實業發達的程序而論，它是合乎邏輯發展的法則：即是由輕工業的發展，如紡織業等促進對外貿易的發達；對外貿易既已日見擴展，於是保護貿易之軍備亦隨之需要，至是引起軍用工業之發展。所以由紡織工業而對外貿易；由對外貿易而軍用工業，這在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達史上為極自然之程序。張謇亦曾說過：「我國實業，當從至柔至剛之兩物質為應共同注意發展之事。……至柔惟棉，至剛惟鐵，神明用之，外交內治裕如，豈惟

「洋務」一開始就從軍用工業着手。如果輕工業沒有堅實的基础，重工業亦無法生根結實。

再就企業經營的方式而論，何者應當民營，何者應當國營，何者應當商合營，他都能分辨清楚。比如紡織業，他不主張完全由政府經營，礦業非私人能力所及，因之堅決主張非國營不可。他並知道國營企業以服務國計民生為目的，不能全從利潤着想，而要另行設法，藉資挹注。所以他也不忽視利潤的取得。對於軍用工業的建設，他注意到國防地理問題，尤能處於平時而顧及戰時。我們現在見到侵略戰爭給予中國工業的摧毀，身受種種痛苦，不能不表示佩服他的深謀遠慮。他死了之後，吳昌碩挽他說得好：(註四)

「許吾為金石精神，自媿衰年，有遺乃先書墓碣。」

救世曰棉鐵政策，縱更世變，此語可長懸國門。」

其次，在財政經濟方面，他主張統一幣制，統一度量衡。在關稅問題上，他認為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，受了關稅協定的束縛，和國內厘捐惡稅的盤剝，工商業很難發達，尤感切膚之痛。是以他對於取消不平等條約和取消關稅協定運動奔走呼籲最力。就後者來說，他主張裁厘加稅。(註五)此外對於鹽政改革，亦主最力。為了此事曾先後發表過多次改革計劃：即就場官專賣，廢除舊時場商的制度。其目的在：(一)使全國鹽政直接隸於國權之下，凡製鹽運鹽售鹽，以及稅率的輕重，務期一律。(二)打破歷來引地的限制，使製造成本減低，鹽價減輕。(三)使人民負擔平均不致有賤食貴食之分。因為中國歷來鹽政腐敗已極，政府課稅既不足額，人民購食貴鹽，而私鹽則到處充斥。這種弊病完全由於食鹽產區未能集中所致。所以他認為唯一的辦法在集中鹽的產區，政府就場征稅，一做唐代劉晏所行的辦法。(註六)

在農田水利方面，他主張發展漁業，貸款興墾，擴充製糖原料地(一千三百二十萬畝)。關於水利建設，他是主張導淮入海最力的



海工程學校，濟其成者，在籌款被之款，並並農業地質銀行。」（註一七）此外關於運河工程，濬治長江，都有他的計劃。（註一八）

我們根據上面的敘述，不難明瞭張謇一生事業的努力方向：他提倡棉鐵政策，即是謀輕工業的發展，以引起重工業的發展；重工業發展的需要，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，然後達於工業化的偉大任務。他講求水利、改革國政等等，即是想從基本上發展中國經濟的獨立力量，從而改善人民的生計，充實人民的生活。他說：「以世界公例論，一國之工業與其農產，無不謀供求之相應，無不以其國產為主要。」（註一九）所以兩者實有相輔而成的關係。我們可以說，他的事業的目標，是提倡中國工業化，近代化；他的事業的對象，是抵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，從自力更生的意義上發展中國民族的產業資本。這種工作是何等的艱巨而又偉大。胡適評論他說：（註二〇）

「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。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，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，養活了幾百萬萬人，造福於一方，而影響及於全國。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，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，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。」

假使我們不深入中國近代歷史的實質中去考察，自無從瞭解他的事業的全盤意義。要知道他的事業固然偉大，但他的偉大實有着一個完整的理論系列，和一貫的步驟。我們以為他的失敗不是由於工作的繁重，或「路子太多」，而是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他，使他不得不失敗。

張謇一生努力最大的要算是棉紡織業。這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。現在試一考察中國棉紡織業發展的情況，不難明白他的事業是和整個中國國民經濟的命運休戚相關。

122125

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，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：（一）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四年為草創期；（二）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為漸興期；

（三）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為漸衰期；（四）自一九二五年以後為衰落期。設以一九三〇年之紡錘總數為百分之一百，則第一期設置之紡錘佔百分之五·一；第二期佔百分之八·一七；第三期佔百分之七·二；第四期僅佔百分之四·二〇。但考究第一期之發達，當以甲午戰爭後之馬關條約為最重要的因素。蓋以約中規定日人得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，因此日人及其他外人援最惠國條例在上海相繼設立紗廠；而華商籌辦者，不僅於上海一處年有增加，即在內地各大商埠，亦隨之增設不少。張謇所辦之通州大生紗廠，即在此時開辦，已如上述。第二期之發展，以日俄戰爭（一九〇四—一五）為其樞紐。其時戰爭結束，遠東經濟情形漸呈起色，中國亦已從庚子事變（一九〇〇）之厄運中，稍得復原。因此中國之棉紡織業乃漸興盛。第三期適值歐洲大戰發生，為中國棉紡織業發展之黃金時代。在此期間列強忙於歐戰，無暇及遠東，因此華商紗廠之紡錘數突然大增。迨大戰告終，洋貨復源源輸入中國，華商紗廠之在歐戰期內興起的，多因資本薄弱，受外貨競爭之威脅，倒閉頗多。所以這期發展極緩，紡錘數目增加率之減少，遂成為必然的結果。（註二一）

雖然這是中國之棉紡織業發展的歷史，其實這也是張謇創辦棉紡織業的縮影。從這裏已全部反映出他一生事業的前途和命運。他的兒子張孝若替他作傳記時即有合乎這一事實的記述：（註二二）

「我父創辦南通紗廠，成立開機營業以後，漸漸的見了利益。到了歐戰的時候，機會大好，賺錢很多，股東都得到很厚的利益。……到了歐戰停息以後的四、五年，世界棉業界，都感受劇烈的恐慌，國內又屢遭時局的變亂，天災連接，紗價又賤，棉價又貴，種種厄運，一齊到來。……於是困難的趨勢。」

尤其在當時，中國的政治經濟處於半殖民地地位，又加以國內封建軍閥的混戰，全體中華民族找不着出路，整個社會經濟也自然沒有辦法。何況他的事業正配合着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，何況他的事業正是代表着民族產業資本的萎縮出現。所以說，他的失敗是受着

122126 社會和時代條件的限制，其原因就在於此。我們與其說他的失敗，無寧說是當時國家的失敗，這樣纔不致抹殺歷史事實。

張謇是一個大實業家，自然也有他的實業哲學。他常說：「我一生辦事做人，只有獨往獨來，直起直落八個字。」又說：「與其得食詐虛偽的成功，不如光明磊落的失敗。」（註二三）這一方面顯示他辦事業的毅力和果斷，同時也表現着他為人做事，不願走偏鋒，貪圖便宜，而抱着「功不自我生，名不自我居」的高尚信念。這種精神，實在太感人了。

時代的需要早已超過了張謇所能見到的了，然而即在建國的重心在於發展重工業的今日，張氏致力於實業的精神，似乎仍值得我們的景仰。至於前人的失敗正足以鼓勵時賢去努力，那更是不待說的。

（註一）見張謇著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（民國二十年中華訂正版，以下簡稱傳記）頁二六九。

（註二）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張謇致沈子培函中語，見傳記頁八十二。

（註三）日人駒井德三於南通張氏事業調查書中說：「前日余訪南通，拜領張公，張公曰：『予爲事業生，當死於事業，雖曾就農商總長之職，然此不過爲完成事業之經緯耳。』」爲日本人，聞斯言或覺奇異，然予信今日之放忠於中國國家者，在能完成一事，以示國民而不廢也。」

（註四）見紡織公司股東會宣言書，張季直九錄（民國二十二年中華叢書叢刊版，以下簡稱九錄）貨業錄。

# 北大與北大人——沙灘

在一個「天階夜色涼如洗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」的晚上，一位朋友問我道：「下個月你將在那裏賞月呢？清華園？未名湖？還是沙灘？」這話問得非常有趣。「沙灘」兩個字，在神韻上一點也不次於清華園或未名湖，於是我就到了沙灘。

（註五）見翁翁自訂年譜（民國二十年鉛印本）卷下。以上所述，係摘錄而成。

（註六）見癸卯東遊日記，閏五月初三日記事。

（註七）張謇在咨議局演說稿，見傳記頁二九七。

（註八）參考方顯廷著中國之棉紡織業（民國二十三年商務版），頁一。

（註九）同上書，頁三十一—五。張謇亦說：「先是南皮（案即張之洞）以中、日關係約，有許日內地設工廠，謀自設廠。江南北蘇州、通州各一，擬任盧鳳石調任，通任余。各設公司，集資提倡。」見翁翁自訂年譜卷下，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三月事。

（註一〇）見傳記頁二九七—三〇二。

（註一一）擬具官營鹽業辦法呈，見九錄；傳記頁一九七。

（註一二）同上書，頁一九七—八。

（註一三）見海關進出口貨位比較表序；傳記頁一九六—七。

（註一四）引見傳記，頁一九八—九。

（註一五）同上書，頁三一—三二。

（註一六）同上書，頁一三二—一三五。

（註一七）條議疏濬全國水利呈，見九錄，政聞錄。

（註一八）參閱傳記，頁二八三—二九二。

（註一九）同上書，頁三〇二。

（註二〇）同上書，胡適作文，頁三。

（註二一）見方顯廷著中國之棉紡織業頁三三七—三三八。

（註二二）見傳記頁三八三—三八四。

（註二三）同上書，頁三四七。

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，嘉定。

朱海濤

表了牠本身以外的崇高意義——北京大學。這地方看來雖不美，但正和北大一樣，有著極深的「內美」(Inner Beauty)。更何況它的周圍繞着很美的地區？在東面順着北大的磚牆，出了漢花園東口，一道小河，兩行綠柳，直引你到三院去，這就是五四時代大家豔稱的：「寫完於北河沿」。直到今天，當你課前課後，走在那蔭道上，還可